

彭相泰◎著

太陽花

下部

解放军出版社

太陽花



(下 部)

彭相泰◎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太阳花. 下部 / 彭相泰著. —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65-6050-4

I. ①太…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1216号

书 名：太阳花（下部）

作 者：彭相泰

责任编辑：刘燕红

装帧设计：张秋芳

责任校对：马 涛 江 丽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 - mail: jfjc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520千字

印 张：32.25

印 数：3001-3500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65-6050-4

定 价：98.00元（上下部）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下 部

| | |
|---------------|------|
| 第八章 碰 撞····· | 535 |
| 第九章 对 决····· | 653 |
| 第十章 大 捷····· | 695 |
| 第十一章 雪 恨····· | 824 |
| 第十二章 狂 飙····· | 927 |
| 第十三章 鏖 战····· | 964 |
| 第十四章 王 者····· | 988 |
| 尾 声····· | 1041 |
| 后 记····· | 1043 |

下 部

“百姓是父母。”

“血债要用血来还！”

“请将军下马。”

“像刺刀一样刺进去，像猛虎一样扑上去！”

“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第八章 碰 撞

(一)

太阳出来了！太阳花开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日军大本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沸腾了！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

接连几天，新四军A纵队和江南人民载歌载舞，玩火把，舞狮子，跑旱船……庆祝抗战胜利。

一群活泼可爱的地方小朋友边蹦边跳，唱起了新编的民谣《黄梅雨》：

黄梅雨，到天明，
村里村外都是兵；
前方炮声隆隆响，
新四军围打东洋兵。
赵家小伙一身胆，
开门直奔硝烟中。

齐心协力打胜仗，
保家卫国得安宁！

……

江南。

坝头村村东头，鲁迪遥望火红火红、冉冉升起的太阳，自言自语道：

“小日本投降了！小鬼子被赶跑了！刘恒和儿子黑皮该回来了！”

A纵队模范团卫生队随团部驻红杨树村，6连住在村西头。吃完午饭，小黑皮高兴地蹦跳着从卫生队向6连走去，不时地摸摸鼓鼓的口袋。

在6连连部里，罗连长和朱宏指导员谈论着什么。

“连长，指导员，大大的吆唏！”小黑皮几步跑到他们面前。

“黑皮来了，吆唏！”罗连长非常高兴。

“洋烟的干活！”小黑皮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纸盒。

“黑皮又玩儿什么把戏呀！”朱宏故意说。

“指导员，黑皮这次是大大的良民，黑皮打扫战场时，捡到这盒外国货，没有缴公，一直为两位留着，今天特意来慰劳两位。”

“好啊！还是黑皮好，没有忘了连长、指导员！”

“那是当然，忘了谁也不能忘了连长、指导员啊！”

“黑皮，别耍嘴皮子了，快快给本连长拿来！”罗连长催道。

“嗨！”小黑皮顺手把硬纸盒递给罗连长。

罗连长见到“黄烟”喜出望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纸条，给朱宏一个，打开硬盒，和朱宏一起卷好纸烟，连划几根火柴给朱宏点，给自己点，都没点着，他看看烟丝，又用手摸摸，“唉！受潮了，难怪点不着！”

“嘿！真的受潮了！”朱宏也拿起烟丝捻捻说。

于是，3个人一起拿着烟丝到太阳底下摊晒。

这时，营部文化教员来商量晚上娱乐活动的事，看到3人在晒东西，便笑着问：“你们晒这个干什么？”

“这他娘的什么外国烟丝，连长和指导员怎么也点不着！”小黑皮抢着说。

“哈哈！哈哈！这是肉松，不是黄烟！”文化教员大笑着，抓起来就吃。

3个人相视发呆，随即也抓着吃起来。

“他娘的还真香！你是大城市里来的，有文化，见识广，我们这些土包子，在农村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见过他奶奶的什么肉松！”罗连长虽然有点儿不好意思，但仍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大大的土包子，不识货的干活！”小黑皮非常兴奋。

“哈哈！哈哈！……”4个人一起大笑了起来。

高强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敌人四处搜捕他。这天深夜，高强正在家中休息，船工听到大队人马临近的脚步声，立即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把铁锚“扑通”一声抛下水。高强闻声知有敌情，从床上一跃而起，从后门登船远去，逃脱了这次搜捕。

翌日，高强一早外出征集公粮，临行前，他深情地抱起熟睡的儿子吻了几下，谁料到，这竟是父子俩的永别！他带着武工队员丁志到西斛村伪保长周祥家征粮，周祥立即向国民党第74军（即后来的整编第74师）第57师第170团告密，并带第170团前来包围。

在门口放哨的丁志因极度疲劳入睡，遭敌杀害。

高强听到枪声知已不能突围，急中生智跳入周家一口盛满泔水的大缸，用木舀子盖在头顶上。

敌人在周家到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高强。高强面对众敌，毫无惧色。他刚被拖出大缸，便向敌人扑去。敌人挥刀砍伤了他的左臂，把他五花大绑，押解到高城均益蚕场的国民党第170团团部。

军民联欢庆祝胜利活动结束后，部队先进行群众性的总结，然后会餐。

“请司令员到连部用餐。”王均虎来到老虎团1连会餐，连里给他加了一个菜，请他上连部吃饭。

“不去。”他指着地上脸盆里的青菜炖猪肉说，“你们连部有啥好吃的，还能比这个更解馋？”说完，挽起袖子，解开领口，和战士们争先恐后、又说又笑地大吃起来。

说来也怪，一个纵队司令员，遇到团的战斗骨干、班排长，居然能叫上名字，并向长问短。1连1排排长钟坤是个红军老战士，常年挎着一支驳壳枪和一个饭包，大家都叫他“饭包”。

“哎，‘饭包’，到这边来吃！”王均虎边吃边喊，那神情，就像见到久别的小兄弟一样。

“嘿嘿！”钟坤边笑边走了过来。

“给你，快吃！”王均虎夹给钟坤一块猪肉，又喊了起来，“‘炒辣椒’在吗？过来！”

3班班长刘胜利爱吃炒辣椒，大家就给他送了个“炒辣椒”的绰号。他在华镇战斗中从日军手中硬是夺过一挺歪把子机枪。王均虎听说后，特别高兴，以后每到1连，总忘不了问一下“炒辣椒”的情况。

“唉！来了！”刘胜利也凑了过来。

“好！来，快吃！”王均虎说着又夹给刘胜利一块猪肉，自己也夹了一块，边吃边说，“香！香！真香啊！”

……

“去！快去，把这些猪肝给受重伤的老虎团特务营马教导员他们送去。”这天，纵队司令部杀了一头猪，王均虎第一个想到了重伤员。

警卫员赵元奉王均虎的命令，骑着马赶了10多公里，把杀猪时给首长留下的一个猪肝，送到马教导员他们的病床前。伤病员们吃着当时最好的营养品猪肝，一股热流传遍全身。

一顿炒猪肝，使伤病员们终生难忘，因为它体现了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一个高级干部对部属的真挚感情。

大批伤员转移到宣城太华乡山区。伤病员生活很苦，住在老乡家，文化生活更谈不上。当时留声机这东西很新鲜，王均虎从百忙中，找了两部从前线缴获的留声机，说：“快送到后方医院去，让伤病员休养时摇摇留声机，听听京戏、越剧、歌曲。”在茂密的竹林深处，音乐减轻了伤病员的痛楚。

“我们集体写信感谢王司令员！”

“对，写信感谢王司令员！”

大家纷纷建议集体写信给王均虎表示感谢。

王均虎派来的人却劝阻道：“王司令员只希望你们好好养伤养病，早

日痊愈归队，将来打到南京，还请大家去看电影呢！”

对首长的关怀，伤病员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团长，团长，我又回来了！”这天一大早，小黑皮跑到黄征办公室，劈头就是一句，把黄征弄得莫名其妙，瞪大两眼，直看着他。

“团长，6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参加新四军的。”

“好啊，黑皮是故地重游啊，黄叔叔也高兴啊！”黄征明白了。

“黄叔叔，我想我爸，想我妈，想我爷爷，想我弟弟妹妹。两年前离开我爸时，他正躺在手术台上准备做手术呢。黄叔叔，我要去看爸爸。”抗战胜利，高兴之余，小黑皮想起了亲人。

“黑皮，你放心，你爸没事的，你不要着急！”黄征心里比小黑皮还着急。

“不嘛！黄叔叔，我现在就要去看爸爸！”

“这样吧，黑皮，你洪叔叔知道你爸的情况，你先去问问清楚再说。”黄征想这么一说，小黑皮会放弃去看爸爸的想法。

“好吧，黄叔叔。”小黑皮拔腿就跑。

“唉！唉！……黑皮长大了！”黄征看着远去的小黑皮，两眼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政委，我要去看我爸！”小黑皮见到洪政委，当头就是一句。

“噢，黑皮今天怎么了？去看爸爸是好事嘛，怎么不高兴啊！”洪政委知道小黑皮刚从黄团长那里跑来，便半开玩笑，想以此缓和一下气氛。

“政委，你说，是让去还是不让去？”小黑皮有点儿急了。

“啊，黑皮真厉害呀！洪叔叔没说不让你去呀！”洪政委停了停，观察了一下小黑皮的表情，接着说：“黑皮，你爸挺好的，离这里很远，骑马也要走好几天。”

“不怕，走十天八天，我也要去！”小黑皮铁了心。

“这样吧，你王叔叔在王家营，离这里不远。你先到他那里问问情况再说。”洪政委也想以此打消小黑皮的念头。

“好吧，再见，洪叔叔。”小黑皮离开了洪政委的办公室。

这样推来推去，是王均虎司令员亲自定下的约定，能拖多久拖多久，小黑皮年纪小，大一天好一天。刘恒牺牲的实情，洪政委也不敢说，只有

把矛盾“上交”了。

“张大伯，把黄团长的马给我骑一下，是团长让我来找您的。”小黑皮离开洪政委，边走边想出了这个法子。

张大伯说：“好好好，大伯去给你牵来。”

“不用了，张大伯，我同您老人家一起去。”

张大伯拿他没办法，熟悉了，知道小黑皮是不说谎话的。

小黑皮骑上黄征的高头大马，扬鞭催蹄……

“唉！这孩子也够苦的了。”张大伯看着小黑皮远去的身影，摇了摇头，老泪流了下来……

“驾！”小黑皮快马加鞭，向王家营飞奔而去……

王均虎住在村中央的一个大院里。

“王叔叔，您好！”小黑皮进门先是一声问候。

“你看，你看，还是黑皮好，没有把王叔叔忘了！”正在聚精会神批阅文件的王均虎抬头一看，愣了一下，说道。

“王叔叔，我爸在哪里，我想我爸！”小黑皮单刀直入。

“好好好，别着急，擦擦汗。”王均虎转身喊，“警卫员，端盆水来！”

“是！”警卫员赵元应声端来一盆凉水，顺手把毛巾递给小黑皮。

小黑皮边擦汗边说：“王叔叔，你评评理，我想见爸爸，找黄叔叔、洪叔叔，他们都不管，让我来找你。”

“噢，不能这么说。你黄叔叔、洪叔叔同你爸见面机会少，不了解情况，所以让你来找我嘛。”王均虎自言自语，“麻烦了，麻烦了，看来纸里包不住火了！”

“王叔叔说什么呢？什么纸啊火的？我爸怎么了？你实话告诉我好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小黑皮预感到了什么。

“对嘛，黑皮长成大人了，像爸爸一样英勇顽强。活捉俘虏，打死顽军，救护伤员，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黑皮现在成了我们新四军最年轻的英雄人物了！”

“哎呀！王叔叔，你别夸我了，这次来，我就惹洪叔叔生气了。我是偷着骑黄叔叔的马来的，朱队长还不知道呢！”

“哎，这不算什么，黑皮想爸爸心切，这是对的。至于偷骑黄叔叔的

马、没有向朱队长请假嘛……”王均虎停了停，看看小黑皮，见他还低着头，劝道，“黑皮，抬起头来！男子汉大丈夫，回去就给黄叔叔和朱队长认个错不就结了嘛！”

“是，王叔叔，回去我一定向黄叔叔和朱队长承认错误。”

“对了，对了，这就对了嘛！”

“王叔叔，你还没告诉我我爸的情况呢！”

“黑皮长大了，对吗？黑皮是一个坚强的新四军战士了，对吗？黑皮……对吗？”

“王叔叔，别跟黑皮绕圈子了，是不是我爸出事了？天大的事，黑皮能顶得住！”小黑皮两手抓住王均虎的左手直晃。

“好吧，孩子。”王均虎用右手摸摸小黑皮的头，“孩子，你离开的当天晚上，你爸就……”他说不下去了。

“爸爸！爸爸！……爸爸！……黑皮想爸爸！……”小黑皮抱住王均虎哭喊着，父亲刘恒受伤躺在病床上的情景不时闪现在他的眼前……

国民党第74军第57师第170团牢房的水泥地上只薄薄地铺了一点儿稻草，上面躺着10多个血迹斑斑的革命同志。

高强的妻子也在寻找丈夫的路上被抓了进来。她被蒋军用铁链锁住，挨饿、挨打，已整整被折磨了两天两夜，但始终不吐一句真情。她看见又推进来一个五花大绑、血肉模糊的人，一下子没认出是高强，见到那熟悉的黑长衫和那双她亲手做的圆口黑布鞋，才知道眼前这个眉毛被烧光、脸部被烧焦变形的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她再也承受不住巨大的悲痛，一时昏了过去。

关押期间，每当高强苏醒过来，蒋军就把他拖去审问，但总是酷刑使遍、一无所获，再送回牢房。在牢房里，高强为了不连累其他同志，只是偶尔用眼神和手势来勉励大家坚持下去。

无情未必真豪杰。高强对妻子的爱是炽烈的，但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一心为革命而忘我工作的他却一直没能顾上给妻子以丈夫的温情和抚慰，与妻子最后的相聚竟是在血腥的牢房！他何尝不想和妻子说几句知心话，可是那必然会暴露妻子的真实身份，会给妻子带来更大的灾难。

“放心吧，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高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

人！”“弟兄们，不用怕，小鬼子已经完蛋了，国民党顽固派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出去后告诉父老乡亲们，我高强不是孬种，请父老乡亲们放心。我是父母的好儿子，我非常爱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最大的心愿是妻儿好好活着，我相信我的爱妻会理解我所说、所做的一切的。”他只有采用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泛对众人的方式，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心愿。

妻子完全理解丈夫的苦心和重托，她尊重丈夫的意愿，强忍亲人相见不得相认的悲伤，默默地躺在牢房墙角，铭记下丈夫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这天上午，蒋军因抓不到任何凭证，只好释放了高强的妻子。她被折磨了几天几夜，全身疼痛酸软，但她以坚强的毅力一步一步地回到张家圩。见到公爹，她只说了一句：“高强被反动派抓到了高资，快去救……”就昏倒在地。

她哪里知道，就在她离开牢房不久，惨无人道的蒋军竟划开高强的皮肉，用粗铁丝穿过他的锁骨反绑起来，把他押到高资镇以西约500米处的小山坡前枪杀了。

高强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忍辱负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清风吹拂，大地一片金黄。

勤劳勇敢的江南人民，正忙着割稻打场。从人们堆满笑容的脸上便能得知：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妈妈，今年的秋稻还真不错哩！卖点儿钱，等爸爸和哥哥回来了，买斤猪肉，包饺子吃。”在坝头村的打稻场上，刚满12岁的二儿小刚边向母亲和妹妹挣开的口袋里装稻谷边说。

“妈妈，我爸爸和哥哥长得好看吗？”6岁的女儿美美天真地问道。她不满一岁时就见过爸爸，那时小黑皮也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好，买斤猪肉，包饺子！”鲁迪从肩上取下毛巾边给女儿擦汗边说：“你爸爸是个大个子，长得还行。你哥哥呀，也该长成大人了！”

“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也去找爸爸参加新四军。”三儿小强天真地说。

“好！等你长大了也参加新四军！”鲁迪应道。

“哼！就凭三儿这个懒劲，新四军不会要他！”小刚插话。

“妈！你看哥哥！他欺负人！”三儿不高兴了。

“噢噢！三哥羞，三哥羞！”美美边拍手边跳边说。

“三儿啊，你哥哥在逗你玩儿呢！快，快去把那条麻袋拿过来。”鲁迪边打圆场，边指指不远处的麻袋。

“嗯！”小强去拿麻袋。

这天，王均虎和林非举行了婚礼。

婚礼十分简单，做了两个菜，一个是炖肉，一个是熬萝卜，每样盛了几盆子，摆在并在一起的几张桌子上，主食是米饭。跟随王均虎的机关干部参加了婚礼，陈毅、粟裕因去中央开会，未能如愿参加。

婚礼由刘魏清主持。

王均虎、林非拘谨地入座后，大家互相看看，鸦雀无声。

“同志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的王司令员和林书记结婚了……”刘魏清高兴地说。

“好！好！好！……”刘魏清的话还没讲完，大家便齐声欢呼，鼓掌祝贺。

“下面，向新郎新娘献花！”刘魏清大声喊道。

掌声中，两名年轻的新四军女干部向王均虎、林非每人献了一束鲜艳夺目的太阳花。

“革命夫妻革命伴。下面以水代酒，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刘魏清话音刚落，两名机关干部每人端了满满一大碗水，送到王均虎和林菲面前。

“嗨，没有酒，那就叫他们说说恋爱史吧！”

“嘿嘿！嘿嘿！”王均虎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没有恋爱史。”林菲在心里说。

“不讲好！开吃！”不知哪个馋鬼上来了，看着炖肉喊了一声，于是，百十号人向猪肉、萝卜发动了攻势。

“好吃！”“真香！”“再来一块！”……只听得桌上“噼里啪啦”一片声响，大家都闷着头抢着吃，弄得主持婚礼的刘魏清很是尴尬：

“好！吃！大家使劲吃！”

洞房花烛夜，床上只有一条徐绪奎团长牺牲时留下的日本军毯、一条王均虎用了好几年的破被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人家有‘小后方’，有老婆的放在老婆那里，没有老婆的放在老百姓那里。王均虎没有。天冷时，马褡子里装着麦秸褥子，入睡前，铺在炕上，又暄腾又暖和。

一次，几个首长住一个大炕，见他铺得那样厚，又挺好看，还以为是鸭绒被呢，便开他的玩笑：

“老王，你发财了，我们共产共产！”

“好！共产共产！谁想要，拿去！”

几个人争抢着打开一看，全都笑了。

“嘿嘿！哈哈！……”想到这里，王均虎大笑起来，却把林菲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嗨！嗨！虎子，你傻笑什么呀！”林菲有点儿不高兴了。

“嘿嘿！你不知道，他们才傻呢！硬是把我的麦秸褥子当成鸭绒被，都要和我‘共产’，争抢着‘共产’，结果一摸是麦秸，都傻了，也不抢了，更不‘共产’了！哈哈……林菲，你说好笑不好笑？”王均虎新婚之夜，兴奋地讲了这个故事。

“好笑！好了，傻子，快睡吧！”林菲拉着王均虎的手，吹灭了正在燃烧的蜡烛……

“赵元，你去通知医院理疗科李兰科长，让她10点钟到我办公室来。”新婚燕尔，王均虎想到了自己的爱将——英雄旅作战科科长赵刚。他是在3个月前围歼南浦旅团的战斗中见到赵刚的，从那时起，他便喜欢上了他。翌日一早来到办公室，他首先想到了赵刚。赵元还没离开办公室，他就摇通了英雄旅饶玉庆旅长的电话。

“玉庆吗？”

“司令员，是玉庆，有什么指示？”

“把你的作战科科长借给我用半天！”

“司令员，你随使用，别说半天，你就是天天用也没问题！”

“好，一言为定，就半天。你让赵刚10点前必须赶到我的办公室。”

“是！请司令员放心，10点一定让他赶到。”

……

“报告！”李兰紧随赵元来到王均虎办公室门前，整了整军装，大声报告。

“进来。”王军虎迎到门口。

“司令员有什么指示？”李兰边进门边请示。

“哪有那么多指示啊！快坐下。”王均虎分外高兴，吩咐道，“赵元，给李科长倒水。”

“是！”赵元倒水，递给李兰。

“小李啊，今天咱们不谈工作，只谈个人问题！”

“是，请司令员指示！”

“小李啊，今天叫你来，就谈你。”王均虎坐在椅子上，接着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谈朋友了没有？”

“报告首长，我今年27岁，还没谈朋友。”李兰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认为司令员在审查自己，紧张地回答了王均虎的问话。

“好！条件、年龄都合适！”王均虎听了李兰的汇报，非常高兴。

“首长……”李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咳……”几声马叫。赵刚翻身下马，向王均虎的办公室走来。

“好，来啦！”王均虎像小孩儿似的高兴地从椅子上蹦起来，大步走向门口，看到赵刚就喊：“赵刚，赵刚，你快点儿！”

“司令员！”赵刚听到司令员的喊声，疾步走来。

“报告司令员，赵刚向您报到。”赵刚立正敬礼。

“报什么到，敬什么礼！”王均虎一把把赵刚拉进了办公室。

“赵刚，你今年多大了？谈朋友了没有？”

“报告司令员，我今年28岁，还没谈朋友。”

“好！好！条件、年龄都合适！”王均虎像自己找对象一样，心花怒放，高兴地合不拢嘴。

“司令员，什么都合适啊？”赵刚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好，言归正传！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让你们认识一下。”王均虎边说边走到李兰跟前介绍说，“英雄旅作战科科长赵刚同志。”又向赵刚介绍说，“纵队医院理疗科科长李兰同志。”

“赵科长，你好！”李兰边说边给赵刚敬礼。

“李科长，你好！”赵刚边说边给李兰还礼。